

# 干不动了再回去

长亭

今年年初,听朋友张新说,他年近60岁的父亲决定,以后不再出去打工了,留在农村老家,过“退休”生活。儿女们都觉得这是好事,老人年纪大了,是该在家享清福。但没多久,家中儿女各自外出工作后,不知为何,老人又回城里打工去了。

几年前的清明节,张新带我们几个朋友回他家乡游玩,恰逢他父亲回家祭扫,我们与他父亲见过两次。老人个头不高,黝黑的皮肤,话不多,但脸上经常挂着朴素的微笑。张新说,父亲16岁时跟着同乡人南下打工,是村里第一批走出去的人,到今年正好40个年头。今年年前,张新和妻子商量,父亲年纪渐大,身体一年不如一年,还是劝他别再出门,留在老家照顾孙子吧。其实,几年前父亲跟张新提过这件事,说他老了后最大的愿望是这个唯一的儿子早点结婚生子,他和老伴在农村老家帮儿子带娃。

2017年,经亲戚介绍,张新和妻子结了婚,并先后有了两个孩子。一直以来,妻子与

婆婆在老家带孩子,张新和父亲外出打工,父子俩一个在南方城市,一个在北京。

妻子同意张新的建议,年后她跟张新一起到北京工作,公婆在家照顾两个孩子。本以为日子可以这样过下去,没过三个月,他就从母亲那里得知,父亲又进城打工去了。

张新忙给父亲打电话,质问原因。父亲支支吾吾不愿说,后来听儿子越说越恼火,才小声嘟囔着说:“人忙活了一辈子,闲不住,还想再干几年。”

听完张新的讲述,让人联想到电视剧《人世间》里的父亲周志刚。为了不给儿女添麻烦,周志刚从西南“大三线”回来后,又到家附近的工厂工作,忙碌了一辈子。张新的父亲与周志刚虽是不同年代的工人,生活环境、工资待遇、社会地位不同,但他们一样隐忍坚强,为家庭和儿女操劳一生。

张新说,除了闲不住,他知道父亲其实是担心他们小两口压力大,想分担一些。专科毕业后,张新在一家公司做工程设计,但由于工作不顺心,没干两年就辞了职,后来又跟别人合伙创业,开了一家奶茶店。

疫情前,张新的奶茶店生意还过得去,也

因此攒下一小笔钱。但疫情出现后,奶茶店开始每天入不敷出,交完房租以及前期订购的原料费后,张新不仅赔完了前期挣的钱,还欠下十多万债务。眼看疫情短期内不会结束,2020年下半年,他离开奶茶店,到北京送外卖。

张新说,他没敢把欠钱的事告诉父亲,但父亲应该是从同村人那里听到了一些风声。说着张新的眼睛有些泛红,不知是为工作上的不顺利,还是为父亲无言的帮助。

上周末,在一家医院排队做核酸,遇到几位工人装扮的老人,看样子也都是年近花甲的人。我想到张新父亲。

在队伍中,几位老人神情严肃,既不攀谈也不看手机,一步步跟着人流往前走。大约半小时后,终于轮到他们,但当工作人员出示预约码时,几位老人都摇头说没有。

从他们与工作人员的对话中得知,前一天他们刚坐了十几个小时的大巴车,从山东泰安到北京。工地要求,外地工人上工前再做一次核酸检测。为了尽快上工,这些老人虽然凌晨两三点才找到住的地方,早上六点左右就出门找核酸检测机构。

但因为都没有智能手机,他们不知道核

酸检测还要预约,也不懂如何预约。工作人员没有因为他们前一天只睡了两三个小时,在队伍里排了半个多小时的队,为他们破例。而是反复重复:“没预约,做不了。”

见老人们面露难色,队伍里有人好心提醒,附近有一家医院不需要提前预约就能检测。确认信息后,我走到这些老人面前说:“那地方不远,我带你们过去。”几位老人欣然同意。从当时的情况来看,这些老人初到北京,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导航,找那家医院不免要费一番功夫,所以让人想伸手帮一把。事后回想,我应该是把这几位老人与张新讲述的他父亲的故事联系到了一起。

在路上的交谈过程中,我问他们,为什么这么大年纪还到外面打工,一位老人说:“谁不想在家养老啊?!但儿孙有他们的压力,趁着自己现在手脚还利索,能多挣点就多挣点,可以少给家里添麻烦。”

“是啊,多挣一点,将来日子也会好一点,是这个理儿不?到干不动的时候再回去。”另一位老人附和说。



# 父母「闪婚」

杨波

在父母钻石婚纪念日,为让两位老人开心,我们在家举办了

了一场简洁明快的庆祝仪式。仪式有个小环节——妹妹充当记者向两位老人提问。当问到当年是谁追谁时,父亲毫不犹豫回答说是他追的母亲,并且“惊爆”了他们“闪婚”的“内幕”。

父母曾经在一个乡工作,父亲在乡政府,母亲在供销社,彼此认识,那时父亲对母亲已有好感。后来父亲调到了另一个乡工作。1961年末,刚满23岁、自觉“男大当婚”的父亲鼓起勇气,给母亲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表白信。母亲收到信后甚感意外:怎么就看上自己呢?

母亲未马上回复,而是十分慎重地给她的上司做了汇报。没想到领导听完此事后立即说:“你们俩般般配,赶紧抓住机会呀!”于是,1962年春节过后,母亲给父亲回信,同意两人进一步加深革命友谊。

眼看要谈一场革命恋爱,可还没来得及开谈,甚至那封信发出后,两人还没来得及及见面,事情突然以超预期的速度转轨。

1962年3月,区里召开脱产干部大会,各乡镇的机关干部全部参加,母亲来了,但父亲却被安排留守值班。会议快结束时,父亲突然接到电话,要他马上赶来参加下午的会议。风尘仆仆赶到会场的父亲刚刚落座,爽快果断的区委书记就大声对他说:“来得正好!你和南碧同志结合,组织上是支持的。今天是个好日子,大伙儿都在,晚上就把你俩的婚事办了!”

命令似的安排不容置疑。父亲私底下正偷着乐呢,怎么可能不答应?而母亲也是服从组织安排的人。那一天,他们办理了结婚证,并“邀请”与会人员参加了他们的婚礼。

结婚仪式非常简朴,就在区里的会议室。没有鲜花,没有背景音乐,只有少量的喜糖,和搪瓷壶装的白开水。事先不知道会举办婚礼,婚礼开销都是父母亲临时找参会同事借的。

虽然简朴,但结婚气氛十分热烈。区妇联主任证婚,区委书记致辞,祝福和纯粹而热烈的欢笑声,掌声此起彼伏。高潮出现在父母亲同龄人各种调侃甚至“刁难”齐出的时刻——那可能是他们那一代年轻人最美好的闲暇时刻。

第二天,父亲带着母亲一起回奶奶家,奶奶看到父亲身边的陌生女子形影不离满腹狐疑。因事发突然,父亲没来得及向奶奶报告自己已经私定终身,竟然没有胆量给奶奶介绍母亲是谁,直到第二天实在“瞒”不住了才“从实招来”。

接着是母亲父亲回娘家。外公外婆怎么也没想到,自己心爱的女儿竟然出嫁了,还突然带了个女婿回家。好在外公外婆十分明事理,一点也没有为难“抢”走他们女儿的父亲。

父亲说,他和母亲真正是先结婚后恋爱。岁月的风风雨雨中,他们相濡以沫、患难与共,相亲相爱、携手并肩,用一场60年的恋爱马拉松证明了当初的选择没错,并且仍会将这场马拉松进行下去。

# 风过窗前

刘新宇

不同季节的风作用不同,给人的感觉也不同。

春风绿草,夏风送凉,秋风寄托怀乡之思,冬风招引岁月之感。四季皆有,无处不在的风,是大自然的灵魂,是天地间最快活的因子。风,乃是人类最千古的情怀。

有人说,意境是点着蜡烛的窗子。那么,灵感就是掠过窗外的风,美好、轻盈、无声无色,饱含玄机又稍纵即逝。

我常常喜欢站在窗前眺望,看风景——风中的景象。一阵风过,我会用心听它说什么,甚至追随它到遥远。这倾听和追随,让我发现风中的信息太多,几乎能回答我所有的问题。

风说,它是一位行者,见过许多地方的人和事。远处的风景很美,但我眼前的也不错;风说,它是一位哲人,要提醒那些忧伤的人,所有的欢乐和不幸,都会像它一样一过即逝,不留痕迹。所以,要珍惜该珍惜的,忘掉该忘掉的;风还说,它也是一位使者,给人传递了许多东西,只是人太忙了,无暇顾及,或者看不懂风里的信息。可我发现:风还是一个歌者,它要吹响岁月的笛声,这是优美的乐曲,铿锵悠扬、婉转绵长,让人永远听不够。风还是一个勤劳的工匠,它要把青苔染黄,叶子吹落,提醒人们时间的紧迫。风有时会吹着悠闲的口哨,无忧无虑,令我好生羡慕,风笑着说,你也能。

有时我会问,风来自哪里?是朋友的身边,还是故园的屋檐,抑或正巧我读的诗中的所在,比如贺知章那棵柳树的梢头,王之涣笔下的玉门关前。它不回答,只让我猜。我感到了风的睿智和狡黠。风休息一会儿走了,它说,它还会再来。风就是这样,说来就来,说走就走。风里的情怀也是这样,常使人多愁善感,也让人生出些许无奈。

在风中,我们曾丢失许多,包括宝贵的年华和曾经的旧梦;在风中,我们也拾起许多,包括痛苦或美好的回忆和感悟。

风景,无风则无景,窗子就是一帧取景框。透过窗子可以看见天地间的一切,乃至世界的风云,透过风窗,可以看见历史人文,看风霜吹打下的万物。还可边看边想……

风一天天地经过我的窗前,我一天天地守望,就像秋风里的红叶,或那棵柳,在风的吹打下画着年轮,一圈又一圈,而我,也越来越能听懂风的语言。



《瓶中花》老勃鲁盖尔(佛兰德)

玛咖供图

# 《藤花芍药》

(局部)

邹一桂 [清]

藏于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



邹一桂 [清] 藏于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

以书画闻名的邹一桂(字原褒,号小山,江苏无锡人)是清代著名画家,擅画花鸟,间画山水,尤其擅画花卉。需要指出的是,邹一桂是一位注重书画创作实践的画家,其花鸟画师法恽寿平,但又不墨守陈规,自成一派,如在花鸟画创作方面,他继承了恽寿平重视写生、用色清丽的传统,但主张“以万物为师,以生机为运”。他的花鸟画,多以没骨法绘树木枝柯,以工笔表现花朵,形成清雅、明丽的艺术风格。 供图·配文 络因

# 伐木

罗巴

看见的不是树 树叶 也不是根和树干上的藤蔓 而是火 在寒冬的炉膛燃烧 是房屋 屋顶 是支成的窗户 是栈道 从山腰撑起 通向蜀国

将伐倒的树木 罗列河边 在遥远的对岸 一个人戴着帽子 将我们叫醒 夜 离得越来越远 累已越来越近

伐的是琵琶和古琴 一支高山流水 一定埋在层层包裹的年轮之内 砍的是桌椅 床榻

仅仅凭鲁班的斧 刀 锯 还不足以完成伐木 还有听不见树干呻吟的失眠 要加上失明 看不见枝叶的挣扎 习惯地喊一声号子 响彻云端 太阳依旧照着

# 早春山行

米丽宏

早春的山风,又寒又急,“吱呀”一声推开白云寺寺门,逸出幽冷。位于太行山东麓冀西南的古寺有一种积年的沉郁之气,连同早春枯树、断墙残垣,陷在静寂里。

寺院遗址院子里倾倒的石碑上记载着白云寺始建于唐代,元、清曾重建,清嘉庆二年大规模修缮一次。

一场运动使白云寺遭受重创,现在能看到的便是这几围断墙、几间石屋、两棵老梨树,曾经的暮起暮落,如今烟消云散。

山居岁月,安详而深幽。那天早上,我们从县城出发来访山。一路上,车灯打开灰青的黎明,蠕蠕前行。晓光渐萌时,我们已驶过40公里。驻车,抄小道,越山溪,择荒径,以朝阳为伴,直取白云寺。

半途与“哧哧”叫的村犬劈面相逢,又隐约看到半坡上几个手臂扎煞、粗服乱头的黛色影子——原是那几株被收入县志的百年老栗树!树洞里能蹲下个小孩儿。复前行,闻泠泠水声。这时节,春寒料峭,冰雪覆河,莫不是幻觉?趋前,借着渐亮的晨光,见有袅袅白汽从石窝间出,是一泓暖泉。

泉水清冽,浸没于河石间,吞吐着初升的暖阳,倒映着天上的白云。想那遥远年代,枯树,老寺,小溪水,天地造化,日日被僧一帚扫进夕阳群山。大山合拢,清静寂然。而今,僧去寺破落,但树在溪在白云在,群峰也在。鸟鸣啾啾,又新又老。时序推移中,一山老枝发新叶,半坡枯草弄芳菲。

花开时,还要来的呢。别过白云寺,下北山,复上西山。回望刚才所在,已被一汪湛蓝浸润。山间的天幕似穹顶,那蓝,含住了小村,山林,如一粒大琥珀。

沿红石台阶,贴南山山壁而走,渐渐进了幽深的山的肚腹。视野里,全是山、树。向阳一面的枝丫葱茏,茂密,层次丰富;靠阴的一面,稀疏些,像绘画时没有尽心,只落得一种阴郁的沧桑。满山乱石横陈,被山林掩映,又被冰雪收编。一片片、一缕缕的白,由上一场落雪皴染而成,互相映衬,老雪和新雪奇妙共生……

攀援3公里后,我们进入松木溢香的原始次生林,脚下石阶,转换成木栈道,林木也换成一色的老松柏。林子里幽暗幽深,树下落叶经年累积,似一尺厚的褥垫,踩上去松松软软。松风起伏,震天骇人,禁不住在松针上摇摆。

站在这山顶,所见是云和雪、山和天、崖和林、涧和谷,山脚下积木般的红顶小村……人在山顶即为仙,心中积尘,被风散去。

# 守静观海

欧阳

前些日子旁观学人说话,有教授谈起“形而上学”这个词的翻译,说是中文要按最初亚里士多德命名的字面意义“后物理学”来称谓,就该词的意义和理解而言,的确不太妥当,但是用“形而上学”似乎也不能够准确诠释……

大约商谈太不正式了,话题竟然转到了现如今流行词汇语义的似是而非方面,像“凡尔赛”什么的。

在看热闹过程中,随着话题的转换,想到了旧时的中学同学。新近从中学教师岗位退休的老同学曾劝诫我,“严肃媒体不应该散播‘网络热词’”,同时还感慨说:终于不用再再去纠缠“词汇语义的准确性”了。

此事源于大家闲谈中我的随性判断——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文学的“天花板”,老同学听闻此词有些诧异,之后,说起了和学生曾经的争端。说是课堂上为老师说某人是“高峰”,但有学生认为用“天花板”描述更生动。

按老师的说法,高峰不仅是鹤立鸡群,而且后

来者也可能是更高的峰顶。“天花板”是什么?

我也同意老同学的观点,但我觉得“天花板”的念想,很可能是为师者遗留下来的副产品,未必不是学童存在状态的反应:他们显然被羁绊在了有限的空间里面。

不过,说到这些年网络上流行的词语,确实有很多语义模糊的表达。比如“喜大普奔”,喜极而泣和普天同庆根本就是完全不同的状态,还有语焉不详的“凡尔赛”,等等。

然而,鉴于多数时候,这些网络热词的拥趸,并没有追求学术上精准定义的心思,“热词”本身也是一种似乎群里明白,但又没有人去纠缠是否能准确表达语义的随性说词。

当然了,可能还有另外一层“非语言”的含义,比如据某些研究者判断,很多这样的词汇都有“话语权”意义方面的争锋,是学问局促者带着情绪化的表述,或者是创造性冲动的另类表达。

坦率地说,不管这种现象背后暗含的诉求是什么,对潮起潮落不断泛起的网络热词/

热词,我觉得没必要太较真。大众语言词汇,无论是定义、语义,还是使用上,人们基本上是在跟着感觉走,罕有人像学者,尤其是语文老师那样去斟酌、推敲,因之,没必要执着地去较真。再者说了,“言不尽意、词不达意”可能才是常态,只要不影响沟通,能够知晓其中情绪化的意涵,不妨听之任之。

原因很简单,一个新出现的词语,是否会确立并流传下去,那是时间的权力,就算您学富七车,也未必可以用已有的“真知”来界定长短。既然有新兴词汇冒出来,就让它们自己去飘荡好了,也许会飘到某个园子里落下种子扎根,也许会飘得无影无踪。

诚然,语言文字的规范固然重要,但发展也是不可或缺的——这方面大众从来就没有缺席过。语言与意义的同一性,比如“后物理学/形而上学”之类,是学究的事,而不是那些尚未久经语言、学问规训的个体本分。

再者说了,我们回望一下白话刚兴起时的文字江湖,“匹夫匹妇来江边”的胡适,还有“德先生、赛先生”等,语焉不详的词儿,都是学问家所为,他们也是不会免俗的。

# 大众语义别太较真